

宿州历史文化丛书

宿州景观

周 勇 / 著

宿州市档案局(馆) / 编
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宿州历史文化丛书

宿州景观

周 勇 / 著

宿州市档案局(馆) / 编
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宿州景观/周勇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 8
(宿州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650-3530-2

I. ①宿… II. ①周… III. ①名胜古迹—介绍—宿州 IV. ①K928.70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215 号

宿 州 景 观

周 勇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人文社科编辑部:0551-62903310	印 张	10.75
	市 场 营 销 部:0551-62903198	字 数	16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添彩包装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530-2

定价: 3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从获得编写任务至交稿，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笔者主要利用春、秋季的周末，骑行经过书中提及的几乎所有景观地，得到很多直观感性的认识，但犹豫间，本书还是没有按照惯常的传说与导游说明的形式编写，而是注重依据史志诗文等文献资料，考察与梳理其历史面目，再根据所记对象的不同，施以不同的行文风格，进行一种历史的、生态的和诗意的追寻。虽未必能鉴今，庶几能稽古。由于不同景观间性质与可稽资料多寡的不同等原因，篇幅有时差异也较大。一区四县景观的编排顺序，大致是同县（区）的聚为一个区块。

还有一些温馨而秀美的景观，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未单独收入本集，如东距徐树铮墓不远的新石器人类小山口遗址；埇桥区时村与解集之间的鲁营，其小山宁静，传说悠久，附近有不太为人所知的子贡山会盟台。埇桥区曹村镇三环村的“树驮桥”，景观虽小但却聚合了一段历史与传说。还有灵璧已经建成的植物园与埇桥区建设中的植物园等。留待以后再加以编写整合。截稿后，笔者又注意到一些新的诗文资料，也有待以后加以甄别和利用。

感谢宿州市档案局（馆）地方志办公室给予的调研平台；感谢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孟方的支持、引荐，使得笔者作为宿州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能有机会较深入地认识宿州这片厚土的山水景观。感谢宿州市档案局局长王伟对这一文化项目的继续支持。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孟方老师、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董玉清老师，也承担了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

目 录

灵璧张氏园亭	(001)
虞姬与虞姬墓	(007)
阴陵山	(012)
垓 下	(016)
天一园	(019)
钟 馗	(021)
磬云山与灵璧石	(024)
砀山梨花景观	(032)
车牛阪	(036)
千佛庵	(038)
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旧址	(040)
圣 泉（圣泉·圣泉山·圣泉寺·拱翠堂）	(042)
三仙台	(046)
雾濳泉·竹林庵	(050)
皇藏峪	(053)
天门山	(055)
陶谦墓	(060)
绥舆里	(063)
徐树铮墓	(066)
汉画像石	(072)
石龙湖湿地	(078)

邓愈故里	(081)
扶疏亭	(083)
赛珍珠故居·《大地》	(088)
隋唐大运河	(093)
新汴河	(100)
蕲县故城墙遗址	(103)
涉故台	(106)
时村老街	(109)
古龙泉寺	(112)
九女坟	(114)
林探花府	(117)
皮日休墓	(119)
徐王墓	(123)
永乐帝与夹沟	(126)
芳岩寺	(130)
五 柳	(133)
闵 祠	(136)
镇头寺	(141)
朱陈村	(145)
白居易与宿州	(149)
后 记	(163)

灵璧张氏园亭

张氏园亭因为苏轼的散文《灵璧张氏园亭记》而闻名。

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自彭城移守吴兴”，《苏轼年谱》中提到他此行的行迹是：“抵南都，见张方平，晤弟辙。晤僧应言，言有功东平。晤吕熙道。留半月。”“别弟辙，二十七日，至灵璧镇。”^①北宋之南都，即今之商丘，因此，苏轼系从商丘沿汴河舟行三日，至灵璧。

灵璧张氏园亭，即苏文忠轼所为记者也。或云凤仪门外，凤山之下；或云鹿鸣门外。记称古汴之阳，亦无实指。今张氏子姓，衣冠世族，犹多贤者，相继为乡贤，云在西是。（康熙《灵璧县志》卷一《方輿志·古迹》）

张氏园亭的方位并不难考证，这段文字虽表明康熙《灵璧县志》中已不能确考其所在（看来在那时就几乎荡然无存了），但大致说了两个方位：一是在县城西门凤仪门外，一是在县城东门鹿鸣门外，两处均在古汴河河道的流径近旁，而且当时的张氏后代亦“云在西是”，即认为故址在西门外。

灵璧故城城址的定位比较容易，因为护城河仍在。还可以进一步参考正学书院的位置，康熙《灵璧县志》卷五《正学书院》曰：“书院建于城内东南。万历中，知县钟大章营置以训诸生。都宪邹公元标有碑记。”时至今日，其古建筑遗迹仍较好地留存于今灵璧中学（以前的灵璧二中）院内，因此，灵璧中学一带即过去故城的东南隅，稍加踏察，这一方位相对护城河的位置，亦不言自明。

^①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上）[M]，中华书局，1998：431、432。

而据康熙《灵璧县志·城池图》，灵璧城大体是一个正方的布局，四个城门均约在每边的中部。因此，西门的大体位置也比较好推算。

据康熙《灵璧县志》卷一《方輿志·城池》：“辛未夏（1511，明正德六年），知县陈伯安受事之初，流寇杨虎等掠近淮甸，方议循故址而城之，为守御计。……遂伐石为垣，陶甃为堞。……周回六里。……护城有河，为广二丈，为深八尺，其旋八里有十步。”

明代一里为一百八十丈，一丈为十尺，明代一尺的长度大约为 0.327 米，一丈约等于 3.27 米，一里约等于 588 米。《灵璧县志》里城墙的周长和护城河的周长，显然有一个数据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算来的话，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距离就会有约 150 米，而这是不可能的。如按城墙的周长六里来算，每边大约长 880 米，这和遗存至今的护城河的边长接近，因此，笔者认为城墙周长的数据更正确。

今日有人认为张氏园亭“位于灵璧县城西关小学东墙外，今西关糖业烟酒公司宿舍处”。（张训彩《中国灵璧奇石》）这个说法大致不差，因为此处的正东就是护城河西段 440 米处——西段的正中、当年故城西门的位置，即在“凤仪门外”，这样，和康熙时县志的记载就吻合上了。但可能是由于西关小学东墙外遗存着属于当年张氏园亭的一块很大的长锁形状的灵璧石的缘故，对其分布范围的描述可能太过狭窄了一些。实际上，有乔木修竹之林、蒲苇莲芡之池，出产的果蔬鱼鳖可以饱邻里、馈四方宾客的张氏园亭，面积是不可能太小的。曾巩的《访张氏园亭三首》其一道：“梨枣累累正熟时，粟田鹑兔亦争肥。园亭尽日追寻遍，只欠厌厌醉始归。”其三：“秣地成来多酿酒，杏林熟后亦留钱。”园亭可供“尽日追寻”，而且很可能附带有农庄，亦证明其面积之大。

曾巩诗：“不须置驿迎宾客，直到门前系画船。”（《访张氏园亭三首》之三），说明园亭距运河（隋唐大运河的汴河段）之近。东坡：“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又曰：“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则表明园亭中的水源自运河，实际上，西关小学门前的解放西路应是当年汴河的南堤，康熙《灵璧县志》卷一《方輿志·古迹》在提到隋堤时，也说：“旧河经城内，今塞。”汴河当年的河床宽度一般为 80 米左右，

所以，西关小学以北的大片地方都可能是张氏园亭的所在。这个说法还嫌笼统，经实地观察发现，如今，在与解放西路平行的北边100米处，有一条如今是明沟的污水渠，它在接近西关小学处，突然直角折向北边，百米后又重新东折，这条渠的位置也许与汴河的遗存有关，而它的这次转折则可能是遇到了当年张氏园亭从汴河引水的渠，然后它重新东折后，或许就成为张氏园亭的内河，而它的两岸也许都是园亭的范围。如今这一带是平房，部分区块高低错落的园亭地形尚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拆迁盖起高楼，如果趁现在未规划成楼盘，将其恢复成张氏园亭，或许比东偏南8.5千米外，同样在汴河故道边上的虞姬文化园显得更有“文化”、更是一个家园的象征吧。因为，宿州大地自古“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而一座经营多年，陂池清澈，假山层叠，“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的园林，正是疲惫的行旅中，心灵可以休隐的家园。而这未实现的一切，却初步地、袖珍型地体现在了县城以北35千米处渔沟镇上苏州园林风格的“天一园”中。

苏轼在文章的最后透露出了归隐之思和对这片平原上人民的眷恋之意，实际上，抵达湖州后，任知州仅三月，就迎来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乌台诗案，从而使得这种想法随着诗人的背影越去越远，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田园梦。

附：

灵璧张氏园亭记

北宋·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璧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栢，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门，见张氏

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维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灵璧，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之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跼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璧，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履，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过灵璧张氏园三首

北宋·曾巩

(一)

梨枣累累正熟时，粟田鶉兔亦争肥。
园亭尽日追寻遍，只欠厌厌醉始归。

(二)

汴水溶溶带雨流，黄花艳艳亦迎秋。
看花引水园林主，应笑行人易白头。

(三)

秫地成来多酿酒，杏林熟后亦留钱。
不须置驿迎宾客，直到门前系画船。

同友人寻张氏园亭古迹

清·汪元淑

坡仙文字古园亭，莫问园亭地几经。
赖有青山新气色，何知汴水旧清泠。
花开花谢同刘项，人去人来自日星。
世间手笔能千载，长取河山在记铭。

灵璧游张学士园

北宋·黄裳

休说行行且与吟，道山官职旧园林。
石疑六丑默难问，竹类七贤闲可寻。
翠引宾朋三径远，寒生涯涧一池深。
隋河堤上人空老，谁为兰皋惜寸阴。

注：兰皋，张园之奇石。

题张氏园亭二首

北宋·刘跂

(一)

苍头奉筇竹，稚子试春衫。
共著野人服，来游居士岩。
园蔬佐酒椀，药录贮书函。
草草非难得，从今不计凡。

(二)

岸茅随渔屐，林桃映舞衫。
定非铜雀榭，似是雨花岩。
僮有家千指，书多日百函。
斯人太高语，吾意只尘凡。



兰皋亭

北宋·宋祁

信美兰皋地，疏椽构迥轩。
山林闲处乐，溪濑静中喧。
春桂开前坞，秋菰接后园。
舟来无尽曲，客到不空罇。
夕月生帷鉴，晴云抱栋痕。
主人贪细绩，未暇答惊猿。

虞姬与虞姬墓

虞姬墓：楚王项羽之姬，所谓美人者也。其墓在城东十五里。相传灵璧葬其身，定远葬其首。《虹县志》亦载，谓在阴陵山北，盖亦近虹之界云，《古今诗话》称虞姬葬处生草能舞，呼为虞美人草，从来诗人咏之。及亲往凭吊，苔藓古碣之旁，求所谓虞美人草。土人摘以来，云草名美人香，生无定所，搃不远十许步，捻之作香气，不类他草，亦不必能舞，词客每移植盆中作清供，果然，夫不亲见而附会者多类此矣。故详识之，以资风雅者之一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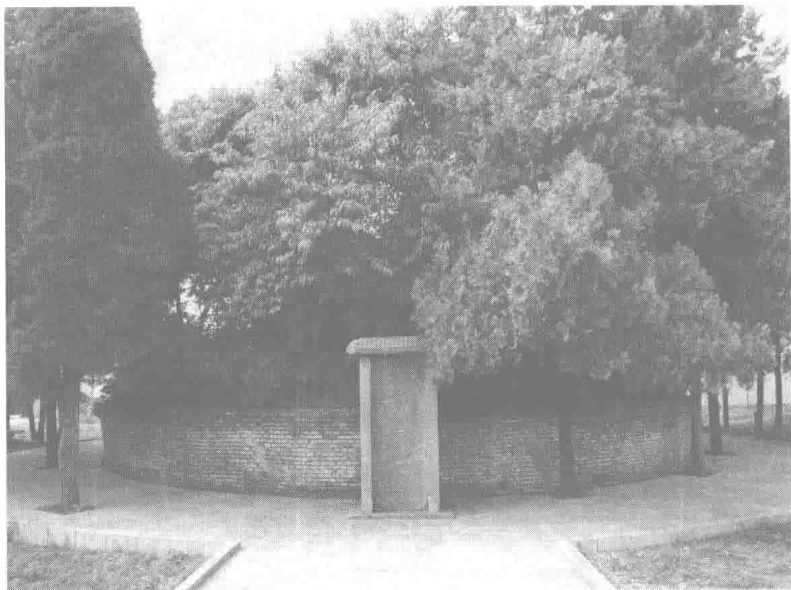
——康熙《灵璧县志》卷一《方輿志·古迹》

虞姬墓在阴陵山北，墓旁有草名虞美人。

——光绪《泗虹合志》卷二《建置志·古迹》

元代，“晚年始为宿州学官”的陈复（字子仁），曾有《宿州作》六首，其三曰：“闵子幽林埋故里，虞姬孤冢属谁家。”陈复生卒年月不详，该诗收于孙存吾所独辑的《皇元风雅》后十二卷，《皇元风雅》原序作于至元二年（1336）；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杨载（字仲弘，1271—1323）亦曾写过《次韵陈子仁黄河》，想来陈复此诗亦应作于1320年左右。即虞姬墓至少在那时即为地方有名的古迹。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以举人任灵璧知县的别如纶，则曾于天启四年（1624）作《虞姬墓碑记》，“滴泪于断烟荒冢之侧而赋诗凭吊”。（康熙《灵璧县志》卷八《艺文志·碑记》）



虞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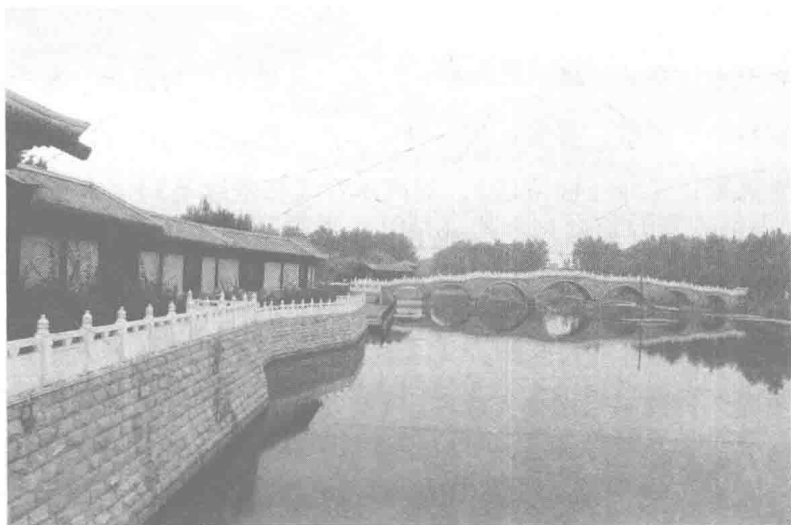
虞姬是项羽军中的一个歌姬。她的乡里、年龄、出身等，史书无一记载，可考的资料实在甚为寥寥，《史记》仅称“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关于虞姬故乡，有人说在今江苏沭阳县颜集镇虞溪村，或称在浙江绍兴漓渚镇，无定论。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项羽亦是这一带（宿迁）的人。

虞姬貌美，深受项王宠爱。项王起兵征战南北，一直把她带在身边。从陈县突围来到垓下时，项羽感到大势已去。身陷重围，再次突围又生死未卜，因而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带着虞姬一起突围呢，还是留下虞姬？《史记》记载当时的情景说：“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歌数阕，美人 and 之。”项王一生身经七十余战，从来没有流过泪，但在将别虞姬之时却动情地哭了，“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司马迁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

所幸陆贾的《楚汉春秋》弥补了这个缺陷，记项王唱罢《拔山歌》后，虞姬曾答诗一首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

何聊生!”相传虞姬歌尽，泪如雨下，就拔剑自刎而死。她的这首答诗也成为后世五言诗的滥觞。

虞姬死后，后人把她葬在灵璧县城东七千米处（今宿泗公路旁），临近垓下战场遗址。墓地为一土冢，周围以石墙为栏。墓前立一石碑，碑的横额上刻着“巾幗千秋”，两边刻一副墓联，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倪元璐（1593—1644）所作，右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左为：“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悠长感伤的叹息，表达了对她的同情与思念。



虞姬文化园

倪文贞公另撰有对联，云：“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

上联：“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高后吕雉为汉高祖刘邦的正配，最初配食于刘氏宗庙，但她丧心病狂地残害高祖的嫔妃、幽杀刘邦的子孙，因此，光武帝时，斥吕后，而以文帝母薄太后配祀高帝。光武帝刘秀认为：“吕氏王诸吕，贼三王几危社稷，不宜配食。”将吕后牌位从祖庙中迁出。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近汉吕后杀戚夫人及庶子赵王，不仁，废不得配食。”康熙时的诗人申奇猷《前题》：“汉代已迁高后庙，洋川犹志戚门楣。”意思与此相类。乾隆时的潘继善也说：“吕后丧心无耻，不得祔于高祖。”

如果此句中人物与虞姬的关联性还稍显牵强的话，下联：“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将同样为著名美女，甚至还有可能是其老乡的西施，与虞姬间进行对比，就更自然，也更有说服力。西施本被献给了吴王，越灭吴后，西施得以投怀于范蠡，对吴王虽然谈不上不贞（因为其本来就是范蠡灭吴计谋的一个部分），但一女侍奉两男，似乎不合乎传统贞节观念，且该句画面感极强，活画出西施且羞且喜的模样和心态，因此也更能反衬出虞姬的贞烈。

传说中的虞姬：

虞姬鲜血化草的传说，早在唐宋时就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一种说虞姬自刎后葬于灵璧，那里长出一种草，“红色，见人辄舞，俗名虞美人草”（清吴骞：《拜经楼诗话》，刘声木：《苕楚续笔》）。北宋许表民作《虞美人草行》咏其事云：“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并开始用“虞美人”词牌来写虞美人故事。《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的友人、南宋初年的蜀人黄大舆（字载万）也用“虞美人”词牌作词曰：“葛荒葵老芜城暮，玉貌知何处？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当年魂魄未消磨。”他们都认为虞美人草是虞姬的碧血或香魂化成。我国自古就有痴情女子化石的故事，虞姬为何要化草呢？南宋词人姜夔《虞美人草》诗云：“夜阑浩歌起，玉帐生悲风。江东可千里，弃妾蓬蒿中。化石那解语，作草犹可舞。陌上望骀来，愁然不相顾。”（《全芳备祖集》，后集卷十一）他认为化石不能说话，无以达情，化草在陌上而舞，可以表达对项王的守望和等待，理解中有一种至情至性的浪漫。《贾氏谭录》则说虞姬死后，“褒斜山谷（在故汉中褒城县）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而无花，叶相对，行路人见者或唱《虞美人》，则两叶渐摇动如人拊掌之状，颇应节拍，或唱他辞，即寂然不动也。”

古往今来，路过虞姬墓的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众多以此为主题的诗作，其中不乏大家，如：

虞姬墓

南宋·范成大

刘项家人总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
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兮有墓田。

虞姬墓

北宋·苏轼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
仓皇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苏子瞻诗作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其赴杭州就任通判途中。郑君，指项羽部将郑荣，项羽死后归汉，刘邦下令所有项羽旧部提到项羽时要直呼其名“项籍”，郑荣不从，被逐（《汉书·郑当时传》）。

但可能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诗人们对这段本来就传说多于记载的故事没有亲切的认识，勉为写之，平面和同质化严重，即使才如苏轼，似乎也写得不冷不热，尚不如前文的那两副对联入情。

1981年，虞姬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托故虞姬墓，灵璧县于2010年开发建设了虞姬文化园，占地面积300亩，分楚汉文化展示区和综合旅游服务区，规划占地总面积近400亩，一期工程楚汉文化展示区，占地面积80亩，投资0.5亿元人民币。

这两千年后修建的长桥回廊，美人在游者的想象中寂寞伫立，她的鲜血继续点染千年，比园中的梅花更为持久。但是又何必苦苦追寻？因为民间美好的女子历历，或在每一个炊烟升起的村庄。

寂寞城东的虞姬墓，距阴陵山不远。